

JIATING
CANGSHUJILIN
家庭藏书集锦

水浒传

(明) 施耐庵

家庭藏书集锦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第四十回

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

话说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，请问军师道：“这封书如何有脱卯处？”吴用说道：“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，是我一时不仔细，见不到处。才使的那个图书，不是玉著篆文‘翰林蔡京’四字？只是这个图书，便是教戴宗吃官司。”金大坚便道：“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，并他的文章，都是这样图书。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，如何有破绽？”吴学究道：“你众位不知，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，如何父写书与儿子，却使个讳字图书，因此差了。是我见不到处。此人到江州，必被盘诘，问出实情，却是利害。”晁盖道：“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，别写如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如何赶得上？他作起神行法来，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，只是事不宜迟，我们只得恁地，可救他两个。”晁盖道：“怎生去救？用何良策？”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：“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。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，与众人知道，只是如此动身，休要误了日期。”众多好汉得了将令，各各拴束行头，连夜下山，望江州来，不在话下，说话的如何不说计策出？管教下面便见。

且说戴宗扣着日期，回到江州，当厅下了回书。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，好生欢喜，先取酒来赏了三钟，亲自接了回书，便道：“你曾见我太师么？”戴宗禀道：“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，不曾得见恩相。”知府拆开封皮，看见前面说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；背后说妖人宋江，今上自要他看，可令牢固陷车，盛载密切，差的当人员，连夜解上京师，沿途休教走失；书尾说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，必



然自有除授。蔡九知府看了，喜不自胜，叫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赏了戴宗；一面分付教合陷车，商量差人解发起身。戴宗谢了，自回下处，买了些酒肉，来牢里看觑宋江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，过得一二日，正要起程，只见门子来报道：“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。”蔡九知府叫请到后堂相见，又送些礼物、时新酒果。知府谢道：“累承厚意，何以克当。”黄文炳道：“村野微物，何足挂齿。”知府道：“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。”黄文炳道：“公相何以知之？”知府道：“昨日下午书人已回，妖人宋江，教解京师；通判只在早晚奏过今上，升擢高任。家尊回书，备说此事。”黄文炳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深感恩相主荐，那个人下书，真乃神行人也。”知府道：“通判如不信时，就教观看家书，显得下官不谬。”黄文炳道：“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；如若相托，求借一观。”知府便道：“通判乃心腹之交，看有何妨。”便令从人取过家书，递与黄文炳看。

黄文炳接书在手，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卷过来，看了封皮，又见图书新鲜，黄文炳摇着头道：“这封书不是真的。”知府道：“通判错矣。此是家尊亲手笔迹，真正字体，如何不是真的？”黄文炳道：“公相容复：往常家书来时，曾有这个图书么？”知府道：“往常来的家书，却不曾有这个图书，只是随手写的。今番一定是图书匣在手边，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。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休怪小生多言，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。方今天下盛行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家字体，谁不习学得？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，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。如今升转太师丞相，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？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，须不当用讳字图书。令尊太师恩相，是个识穷天下，高明远见的人，安肯造次错用？相公不信小生之言，可细细盘问下书人，曾见府里谁来，若说不对，便是假书，休怪小生多说，因蒙错爱至厚，方敢僭言。”蔡九知府听了，说道：“这事不难，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，一盘问便显虚实。”



知府留在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，随即升厅，叫唤戴宗有委用的事。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，四散去寻。有诗为证：

反诗假信事相牵，为与梁山盗结连

不是黄蜂针痛处，蔡龟虽大总徒然。

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，先去牢里见了宋江，附耳低言，将前事说了，宋江心中暗喜。次日，又有人请去酌杯，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，只见做公的四下来寻。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，蔡九知府问道：“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，真个办事，不曾重重赏你。”戴宗答道：“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，如何敢怠慢？”知府道：“我正连日事忙，未曾问得你个仔细。你前日与我去京师，那座门入去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东京时，那日天色晚了，不知唤做甚么门。”知府又道：“我家府里门前，谁接着你？留你在那里歇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，接了书入去。少刻，门子出来，交收了信笼，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。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，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。小人怕误了日期，那里敢再问备细，慌忙一径来了。”知府再问道：“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，却是多少年纪？或是黑瘦，也白净肥胖？长大，也是矮小？有须的，也是无须的？”戴宗道：“小人到府里时，天色黑了；次早回时，又是五更时候，天色昏暗，不十分看得仔细，只觉不恁么长，中等身材，敢是有些髭须。”

知府大怒，喝一声：“拿下厅去！”旁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，将戴宗驱翻在当面。戴宗告道：“小人无罪。”知府喝道：“你这厮该死！我府里老门子王公已死了数年，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，如何却道他年纪大，有髭髻？况兼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，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，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，方才去见李都管，然后达知里面，才收礼物。便要回书，也须得伺候三日。我这两笼东西，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，问你个常便务细，就胡乱收了。我昨日一时间仓卒，被你这厮瞒过了。你如今只好好招说这封书那里得来！”戴宗道：“小人一时心慌，要赶程途，因此不曾看得分晓。”蔡九



知府喝道：“胡说！这贼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？左右与我加力打这厮！狱卒牢子情知不好，觑不得面皮，把戴宗捆翻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进流。戴宗捱不过拷打，只得招道：“端的这封书是假的。”知府道：“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？”

戴宗告道：“小人路经梁山泊过，走出那一伙强人来，把小人劫了，绑缚上山，要割腹剖心；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，把信笼都夺了，却饶了小人。情知回乡不得，只要山中乞死，他那里却写这封书与小人，回来脱身。一时怕见罪责，小人瞒了恩相。”知府道：“是便是了，中间还有些胡说，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，谋了我信笼物件，却如何说这话？再打那厮！”戴宗由他拷讯，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。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，语言前后相同，说道：“不必问了。取具大枷枷了，下在牢里。”却退厅来称谢黄文炳道：“若非通判高见，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。”黄文炳又道：“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，通同造意，谋叛为党，若不祛除，必为后患。”知府道：“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，立了文案，押去市首斩首，然后写表申朝。”黄文炳道：“相公高见极明。似此，一者朝廷见喜，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；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。”知府道：“通判高见甚远，下官自当动文书，亲自保举通判。”当日管待了黄文炳，送出府门，自回无为军去了。

次日，蔡九知府升厅，便叫当案孔目来分付道：“快教迭了文案，把这宋江、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。一面写下犯由牌，教来日押赴市曹，斩首施行。自古谋逆之人，决不待时，斩了宋江，戴宗，免致后患。”当案却是黄孔目，本人与戴宗颇好，却无缘便救他，只替他叫得苦。当日禀道：“明日是个国家忌日，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，皆不可行刑；大后亦是国家景命；直至五日后，方可施行。”一者天幸救济宋江，二乃梁山泊好汉未至。

蔡九知府听罢，依准黄孔目之言，直待第六日早晨，先差人去十字路口，打扫了法场，饭后点起土兵和刀仗刽子，约有五百余人，



都在大牢门前伺候。已牌时候，狱官禀了知府，亲自来做监斩官。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，当厅判了两个斩字，便将片芦席贴起来。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虽然和戴宗、宋江过得好，却没做道理救得他，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。当时打扮已了，就大牢里把宋江、戴宗两个匾扎起，又交胶水刷了头发，绾个鹅梨角儿，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；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，各与了一碗长休饭、永别酒。吃罢，辞了神案，漏转身来，搭上利子。六七十个狱卒早把宋江在前，戴宗在后，推拥在牢门前来。宋江和戴宗两个面面相觑，各做声不得。宋江只把脚来跌，戴宗低了头口叹气。江州府看的人，真乃压肩迭背，何止一二十千人。但见：

愁云荏苒，怨气氛氲。头上日色无光，四下悲风乱吼。纓枪对对，数声鼓响丧三魂；棍棒森森，几下锣鸣催七魂。犯由牌高贴，人言此去几时回；白纸花双摇，都道这番难再活。长休饭，嗓内难吞；永别酒，口中怎咽！狰狞刽子仗钢刀，丑恶押牢持法器。皂旂旗下，几多魍魉跟随；十字街头，无限强魂等候。监斩官忙施号令，件件准备扛尸。

刽子叫起“恶杀都来”，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，押到市曹十字路口，团团枪棒围住，把宋江面南背北，将戴宗面北背南，两个纳坐下，只等午时三刻，监斩官到来开刀。那众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写道：“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，故吟反诗，妄造妖言，结连梁山泊强寇，通同造反，律斩。犯人一名戴宗，与宋江暗递私书，勾结梁山泊强寇，通同谋叛，律斩。监斩官江州知府蔡某。”那知府勒住马，只等报来。

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丐者，强要挨入法场里看，众土兵赶打不退。正相闹间，只见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，也强挨将人来。土兵喝道：“你那伙人好不晓事，这是那里，强挨入来要看。”那伙使枪棒的说道：“你倒鸟村，我们冲州撞府，那里不曾去，到处看出人。便是京师天子杀人，也放人看。你这小去处，砍得两个人，



闹动了世界，我们便挨人来看一看，打甚么鸟紧！”正和土兵闹将起来，监斩官喝道：“且赶退去，休放过来。”

闹犹未了，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，又要挨将入来，土兵喝道：“这里出人，你挑那里去？”那伙人说道：“我们挑东西送与知府相公去的，你们如何敢阻当我？”土兵道：“便是相公衙里人，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。”那伙人就歇了担子，都掣了匾担，立在人丛里看。只见法场北边一伙客商，推两辆车子过来，定要挨入法场上来。土兵喝道：“你那伙人那里去？”客人应道：“我们要赶路程，可放我等过去。”土兵道：“这里出人，如何肯放你？你要赶路程，从别路过。”那伙客人笑道：“你倒说的好。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，不认得你这里鸟路，只是从这大路走。”土兵那里肯放，那伙客人齐齐地挨定了不动，四下里吵闹不住。这蔡九府见禁治不得，又见这伙客人都盘在车子上立定了看。

没多时，法场中间人分开处，一个报，报道一声：“午时三刻！”监斩官便道：“斩讫报来。”两势下刀棒刽子，便去开枷，行刑之人，执定法刀在手。说时迟，一个个要见分明，那是快，闹攘攘一齐发作。只见那伙客人在车子上听得“斩”字，数内一个客人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，立在车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，四下里一齐动手，有诗为证：

闲来乘兴入江楼，渺渺烟波接素秋。

呼酒漫浇千古恨，吟诗欲泻百重愁。

雁书不遂英雄志，失脚翻成狴犴囚。

搔动梁山诸义士，一齐云拥闹江州。

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，脱得赤条条的，两只手握两把板斧，大吼一声，却似半天起个霹雳，从半空中跳将下来。手起斧落，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，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。众土兵急待把枪去搠时，那里拦当得住，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。



只见东边那伙弄蛇的丐者，身边都掣出尖刀，看着土兵便杀；西边那伙使枪棒的，大发喊声，只顾乱杀将来，一派杀倒土兵狱卒；南边那伙挑担的脚夫，轮起匾担，横七竖八，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；北边那伙客人，都跳下车来，推过车子，拦住了人。两个客商钻将入来，一个背了宋江；一个背了戴宗；其余的人，也有取出弓箭来射的，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，也有取出标枪来标的。原来扮客商的这伙，便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；那伙扮使枪棒的，便是燕顺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；扮挑担的，便是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；那伙扮丐者的，便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。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，带领小喽罗一百余人，四下里杀将起来。

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，轮两把板斧，一味地砍将来，晁盖等却不认得，只见他第一个出力，杀人最多。晁盖猛省起来：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，和宋三郎最好，是个莽撞之人。晁盖便叫道：“前面那好汉，莫不是黑旋风？”那汉那里肯应，火杂杂地轮着大斧，只顾砍人。晁盖便叫背宋江，戴宗的两个小喽罗，只顾跟着黑大汉走。当下去十字街口，不问军官百姓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推倒倾翻的，不计其数。众头领撇了车轮担仗，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，直杀出城来。背后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四张弓箭，飞蝗般望后射来。那江州军民百姓，谁敢近前。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，身上血溅满身，兀自在江边杀人，晁盖便挺朴刀叫道：“不干百姓事，休只管伤人！”那汉那里听叫唤，一斧一个，排头儿砍将去。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，前面见尽是淘淘一派大江，却无了旱路。晁盖看见，只叫得苦。那黑大汉方才叫道：“不要慌，且把哥哥背来庙里。”

众人都来看时，靠江边一所大庙，两扇门紧紧闭着。黑大汉两斧砍开，便抢入来。晁盖众人看时，两边都是老桧苍松，林木遮映，前面牌额上四个金书大字，写道：“白龙神庙”。小喽罗把宋江、戴



宗背到庙里歇下，宋江方才敢开眼，见了晁盖等众人，哭道：“哥哥，莫不是梦中相会？”晁盖便劝道：“恩兄不肯在山，致有今日之苦。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。他几番就要大牢里放了我，却是我怕走不脱，不肯依他。”晁盖道：“却是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，又不怕刀斧箭矢。”花荣便叫：“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。”

正相聚间，只见李逵提着双斧，从廊下走出来。宋江便叫住道：“兄弟那里去？”李逵应道：“寻那庙祝，一发杀了，叵耐那厮不来接我们，倒把鸟庙门闭上了。我指望拿他来祭门，却寻那厮不见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且来，先和哥哥头领相见。”李逵听了，丢了双斧，望着晁盖跪了一跪，说道：“大哥休怪铁牛粗卤。”与众人都相见了，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，两个大家欢喜。花荣便道：“哥哥，你教众人只顾跟着李大哥走，如今来到这里，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，断头路了，却又没一只船接应，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，却怎生迎敌？将何接济？”李逵便道：“不要慌，我与你们再杀人城去，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便走。”戴宗此时方才苏醒，便叫道：“兄弟，使不得莽性，城里有五七千军马，若杀人去，必然有失。”阮小七便道：“远望隔江，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，我兄弟三个赴水过去，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此计是最上着。”

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，各人插把尖刀，便钻入水里去。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，只见江面溜头流下三只棹船，吹风胡哨，飞也似摇将来。众人看时，见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，都手里拿着军器，众人却慌将起来。宋江听得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命里这般合苦也。”奔出庙前看时，只见当头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，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，头上挽个空心红，一点髻儿，下面拽起条白绢水浑，口里吹着胡哨。宋江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：

东去长江万里，内中一个雄夫。面如傅粉体如酥，履水如同平土。胆大能探禹穴，心雄欲摘骊珠。翻波跳浪性如鱼，张顺名



传千古。

当时张顺在船头上看见喝道：“你那伙是甚么人？敢在白龙庙里聚众？”宋江挺身出庙前说道：“兄弟救我。”张顺等见是宋江，大叫道：“好了！”那三只棹船飞也似摇到岸边，三阮看见，也赴过来。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。宋江看见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船头上，张横引着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。第三只船上，李俊引着李立、童威、童猛，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，都各执枪棒上岸来，张顺见了宋江，喜从天降，便拜道：“自从哥哥吃官司，兄弟坐立不安，又无路可救。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，李大哥又不见面。我只得去寻我哥哥，引到穆太公庄上，叫了许多相识。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，要劫牢救哥哥，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，来到这里。不敢拜问，这伙豪杰，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盖天王么？”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：“这个便是晁盖哥哥，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。”张顺等九个，晁盖等十七人，宋江、戴宗、李逵，共是二十九人，都入白龙庙聚会。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。

当下二十九筹好汉，各各讲礼已罢，只见小喽罗慌慌忙忙入庙来报道：“江州城里鸣锣擂鼓，整顿军马，出城来追赶。远远望见旗幡蔽日，刀剑如麻，前面都是带甲马军，后面尽是擎枪兵将，大刀阔斧，杀奔白龙庙路上来。”

李逵听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杀将去！”提了双斧，便出庙门，晁盖叫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众好汉相助着晁某，直杀尽江州军马，方才回梁山泊去。”众英雄齐声应道：“愿依尊命。”一百四五十个人一齐呐喊，杀奔江州岸上来。有分教：血染波红，尸如山积。真教：

跳浪苍龙喷毒火，爬山猛虎吼天风。

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一回

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

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，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救得宋江、戴宗。正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、刘唐、燕顺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，共是一十七人，领带着八九十个捍勇壮健小喽罗。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张顺、张横、李俊、李立、穆弘、穆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薛永九等好汉，也带四十余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撑驾三只大船，前来接应。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。两路救应，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龙庙里聚义。只听得小喽罗报道：“江州城里军兵擂鼓，摇旗鸣锣，发喊追赶到来。”那黑旋风李逵听得，大吼了一声，提两把板斧，先出庙门，众好汉呐声喊，都挺手中军器，齐出庙来迎敌。刘唐、朱贵先把宋江、戴宗护送上船；李俊同张顺、三阮整顿船只。

就江边看时，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马军，当先都是顶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里都使长枪，背后步军簇拥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前来。这里李逵当先，抡着板斧，赤条条地飞奔砍将人去；背后便是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四将拥护，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枪，只怕李逵着伤，偷手取弓箭出来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，飏地一箭，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。那一伙马军，吃了一惊，各自奔命，拨转马头便走，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。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，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，血染江红，直杀到江州城下，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。官军慌忙入城，



关上城门，好几日不敢出来。

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，回到白龙庙前下船。晁盖整点众人完备，都叫分头下船，开江便走。却值顺风，拽起风帆，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，却投穆太公庄上来。一帆顺风，早到岸边埠头。一行众人，都上岸来。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，穆太公出来迎接，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。太公道：“众头领连夜劳神，具请客房中安歇，将息贵体。”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，整理衣服器械。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，杀了十数个猪、羊、鸡、鹅、鱼、鸭，珍希异饌，排下筵席，管待众头领。饮酒中间，说起许多情节。晁盖道：“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于缧绁。”穆太公道：“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，他们自要跟我来，我又不曾叫他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大笑。

宋江起身与众人道：“小人宋江，若无众好汉相救时，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。今日之恩，深于沧海，如何报答得众位？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，几番唆毒，要害我们，这冤仇如何不报？怎地启请众位好汉，再做个天大人情，去打了无为军，杀得黄文炳那厮，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。那时回去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我们众人偷营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奸贼，已有提备，不若且回山寨去，聚起大队人马，一发和学究、公孙二先生，并林冲、秦明，都来报仇，也未为晚。”宋江道：“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够得来。一者山遥路远，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，各处谨守。不要痴想，只是趁这个机会，便好下手，不要等他做了准备。”花荣道：“哥哥见得是。虽然如此，只是无人识得路境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，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，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，然后方好下手。”薛永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处无为军最熟，我去探听一遭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若得是贤弟去走一遭最好。”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。

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，整顿



军器枪刀，安排弓弩箭矢，打点大小船只等项，提备已了。只见薛永去了两日，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，拜见宋江。宋江便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壮士是谁？”薛永答道：“这人姓侯，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，做得第一手裁缝，端的是飞针走线。更兼惯习枪棒，曾拜薛永为师。人见他黑瘦轻捷，因此唤他做通臂猿。现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，小弟因见了，就请在此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坐商议。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。宋江便问江州消息，无为军路径如何，薛永说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、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；带伤中箭者，不计其数。见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门日中后便关，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。原来哥哥被害一事，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，点拨知府，教害二位。如今见劫了法场，城中甚慌，晓夜提备。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，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吃饭，因是得知备细。”

宋江道：“侯兄何以知之？”侯健道：“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，多得薛永师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，因出来遇见师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说起此一节事来。小人要结识仁兄，特来报知备细。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，唤做黄文烨，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桥补路，塑佛斋僧，扶危济困，救拔贫苦，那无为军城中，都叫他‘黄佛子’，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，心里只要害人，惯行歹事，无为军都叫他做‘黄蜂刺’。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，只在一条巷内出入，靠北门里便是他家。黄文炳贴着城住，黄文烨近着大街。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；却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这件事：‘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，却是我点拨他，教知府先斩了，然后奏去。’黄文烨听得说时，只在背后骂说道：‘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，于你无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时，报应只在目前，却不是反招其祸。’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，好生吃惊。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与他计较，尚兀自未回来。”



宋江道：“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？”侯健道：“原是一家分开的，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几房头？”侯健道：“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。”宋江道：“天教我报仇，特地送这个人来。虽是如此，全靠众弟兄维持。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当以死向前，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，与哥哥报仇雪恨。”宋江又道：“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，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。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。众弟兄去时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里，我有一计，只望众人扶肋扶助。”众头领齐声道：“专听哥哥指教。”

宋江道：“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，又要百十束芦柴，用着五只大船，两只小船。央及张顺、李俊驾两只小船，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；五只大船上，用着张横、三阮、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。此计方可。穆弘道：“此间芦苇、油柴、布袋都有，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，便请哥哥行事。”宋江道：“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，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。来日三更二点为期，且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，便教白胜上城策应。先插一条白绢号带，近黄文炳家，便是上城去处。再又教石勇。杜迁扮做丐者，去城门边左近埋伏，只看火为号，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。李俊、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，等候策应。”

宋江分拨已定。薛永、白胜、侯健先自去了。随后再是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、油柴，上船装载。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，身上都准备了器械，船仓里埋伏军汉，众头领分拨下船。晁盖、宋江、花荣在童威船上；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在张横船上；戴宗、刘唐、黄信在阮小二船上；吕方、郭盛、李立在阮小五船上；穆弘、穆春、李逵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贵、宋万在穆太公庄，看理江州城里消息。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，前去探路。小喽罗并军健都伏在仓里，大家庄客、水手，撑驾船只，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。



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，夜凉风静，月白江清，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。昔日参寥子有首诗题这江景，道是：

洪涛滚滚烟波杳，月淡风清九江晓。

欲从舟子问如何，但觉庐山眼中小。

是夜初更前后，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，拣那有芦苇深处，一字儿缆定了船只，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：“城里并无些动静。”宋江便叫手下众人，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，望城进来，听那更鼓时，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罗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芦苇，就城边堆垛了。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，只留张横、三阮、两童守船接应，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，望城上时，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。只见城上一条竹竿，缚着白号带，风飘起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军汉，一面挑担芦苇、油柴上城。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，把手指与众军汉道：“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。”宋江问白胜道：“薛永、侯健在那里？”白胜道：“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，只等哥哥到来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你曾见石勇、杜迁么？”白胜道：“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。”宋江听罢，引了众好汉下城来，径到黄文炳门前。只见侯健闪在房檐下，宋江唤来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你去将菜园门开了，放他军士把芦苇、油柴堆放里面，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；却去敲黄文炳门道：‘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。’敲得门开，我自有摆布。”

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。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，军汉把芦柴搬来，堆在里面。侯健就讨了火种，递与薛永，将来点着，侯健便闪出来，却去敲门叫道：“间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笼搬来寄顿，快开门则个。”里面听得，便起来看时，望见隔壁火起，连忙开门出来。晁盖、宋江等呐喊声喊，杀将入去。众好汉亦各动手，见一个，杀一个，见两人，杀一双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，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人，只不见黄文炳一个。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



下许多家私金银，收拾俱尽。大哨一声，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，却奔城上来。

且说石勇、杜迁见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杀把门军人，又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，都来救火，石勇、杜迁大喝道：“你那百姓，休得向前，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，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，与宋江、戴宗报仇，不干你百姓事。你们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来闲管事。”众邻舍还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脚看，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两把板斧，着地卷将来，众邻舍方才呐声喊，抬了梯子水桶，一哄都走了。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，带了些人，拖了麻搭火钩，都奔来救火，早被花荣张起弓，当头一箭，射翻了一个，大喝道：“要死的，便来救火。”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。只见薛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，乱乱杂杂火起。看那火时，但见：

黑云匝地，红焰飞天，绀律律走万道金蛇，焰腾腾散千团火块，狂风相助，雕梁画栋片时休；炎焰涨空，大厦高堂弹指没。这不是火，却是文炳心头恶，触恼丙丁神；害人施毒焰，惹火自烧身。

当时石勇、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，李逵砍断铁锁，大开了城门，一半人从城上出去，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。张横、三阮、两童都来接应，合做一处，扛抬财物上船。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杀死无数的人，如何敢出来追赶，只得回避了。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，都上了船去，摇开了，自投穆弘庄上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，蒸天价红，满城中讲动，只得报知本府。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，听得报说了，慌忙来禀知府道：“敝乡失火，急欲回家看觑。”蔡九知府听得，忙叫开城门，差一只官船相送。黄文炳谢了知府，随即出来，带了从人，慌速下船，摇开江面，望无为军来。看见火势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红，艄公说道：“这火只是北门里火。”黄文炳见说了，心里越慌。看看摇到江心



里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，不多时，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，却不径过，望着官船直撞将来，从人喝道：“甚么船，敢如此直撞来！”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，手里拿着挠钩，口里应道：“去江州报失火的船。”黄文炳便钻出来问道：“那里失火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北门里黄通判家，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烧着哩！”黄文炳失口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那汉听了，一挠钩搭住船，便跳过来，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后走，望江里踊身便跳。忽见江面上一只船，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，把黄文炳劈腰抱住，拦头揪起，扯上船来。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，便把麻索绑了。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，便是浪里白跳张顺，船上把挠钩的，便是混江龙李俊。两个好汉立在船上，那摇官船的艄公只顾下拜。李俊说道：“我不杀你们，只要捉黄文炳这厮，你们自回去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，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，早晚便要来取。”艄公战抖抖的道：“小人去说。”李俊、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

两个好汉掉了两只快船，径奔穆弘庄上，早摇到岸边，望见一行头领，都在岸上等候，搬运箱笼上岸，见说拿得黄文炳，宋江不胜之喜，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，说：“正要此人见面。”李俊、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，众人看了，监押着，离了江岸，到穆太公庄上来。朱贵、宋万接着众人，人到庄里草厅上坐下。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，绑在柳树上，请众头领团团坐定。宋江叫取一壶酒来，与众人把盏。上自晁盖，下到白胜，共是三十位好汉，都把遍了，宋江大骂黄文炳：“你这厮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。你既读圣贤之书，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？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，你如何定要谋我？你哥哥黄文烨，与你这厮一母所生，他怎恁般修善，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‘黄佛子’，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。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，交结权势，浸润官长，欺压良善，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做‘黄蜂刺’。